

鮚埼亭集外編

第二函
七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著

武王不黜殷辨

或有問於予曰謝疊山上劉丞相書謂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師不能抗夷齊二子之論武王太公廩廩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竝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如疊山言則是殷周之際有二王竝立也有諸子曰子亦嘗知天人之

旨乎以有天下者之子孫而言是祖宗所世守也斯卽
一成一旅不可輕以予人是固在人之見也自天言之
則國非一家之私也雖繼世嗣統者或未嘗不爲之少
恕而至於貫盈則訖其命而非爲過是以爲之臣者得
應天順人而取而代之故使武王未嘗黜殷則必受辛
之惡未絕於天確然有不當黜之義而渡河之舉反爲
逆節當黜而黜武王固已奉天命而行之安有東帝西
帝之謬而見於大聖人之世者或曰殷周固不得並王
使武王誅商之後立武庚繼殷而退就藩服不稱尊號
迨小腆自作不靖然後不得已而黜其命豈不更善予

曰爲斯言者總有一武王非聖人之論橫於胸中而疑乎黜殷之非者也夫令武王果執臣節亦必不立武庚何也受辛之惡不止蔡叔而有天下之與有國又不可同年而語也罪人之餘斷無君臨萬方之理或求微子於遜荒之中而立之以箕子微仲商容膠鬲之徒左右而先後之武王退居於鎬不必別爲善後之計也豈俟立之監而置之輔哉武王之所以不出此者洞見夫天人之故革命而無所嫌也既不出於此受辛旣死姑封其後以主旣屋之社以延六百年之祀可也其不遷之異地者以累世之宗廟陵寢在焉此武王之仁也說者

以南巢之放未嘗封夏後於故都夫聖人之事亦豈必
相襲乎且子將以伯夷之事果有之與否叩馬之辭雖
未足據而不食周粟則古今所傳也使殷實未嘗黜則
粟固未屬周也伯夷誣武王矣曰然則疊山何以有此
言也予曰疊山當元人既下江南思延宋祚特有爲言
之也不然曾是民無二王之旨而儒者乃未之聞也哉

同年江源辨

河源遠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
於積石昔人所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
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

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崙之陽常熟錢氏爲作傳盛稱
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辨以爲妄或曰霞客所
指殆卽金沙江也然錢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
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則似乎別有可以稱一江
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卽鴉磧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
近日李侍郎穆堂則直以金沙爲江源乃祖霞客而復
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必拉者江
也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
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
有打冲河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

百里至敘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而岷江自
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
者爲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
爲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
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
川以後穴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
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比不然姑無論岷山
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卽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
而敘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
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旣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狐

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藥地於崑崙南行二千
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卽所
謂打冲河又八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敘似
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弗取按
此卽霞客所云與金沙竝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
定說夫以四瀆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
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閒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
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處
士肱明以是山爲共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
以西番朶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卽抹必力赤巴

與否要之去崑崙尚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
攷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
侍郎自以意定之耳況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
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
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
源爲更遠不亦過歟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
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牙起伏走蠻貊中皆
岷山也李贊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
自岷洮松疊以南大山峻嶺班班可攷者皆岷山之隨
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幾二千

里皆名岷山臚明墨守班志以爲必在氏道西徼之外
方可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
郡之木塔山臚明駁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峰必有水
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
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略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
蓋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
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竝在
極西以其九州之表故禹貢略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
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誚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
古今方今人物愚所首推而江源攷失之好奇故不敢

魚尾書集卷四
不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景文漢書校本今不得見其全監本引入寥寥杭堇浦
從勵文恭家見宋槧漢書則其中引之甚備喜而鈔之
予亦以得所未見及細閱之乃知非景文之書南渡末
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托爲之何以知其然也崇文
總目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書國子監所收史漢本
訛誤極多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
祁與靖洎直講王洙讎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先儒
注解訓傳說文字林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

是正增損者數千言逾年上之稱爲新校史記前後漢書靖等又自錄其讎校之說別爲三史刊誤四十五卷是諸公固共有刊誤之作而非景文一人之書也而是本實頻引景祐刊誤本則或者景文晚年別爲一書以行亦未可定然使景文果別有是書則晁陳趙簿錄中必載之馬竹村通攷亦必載之而絕無有況景文旣身預於刊誤之役而其引之儼如易代前輩之書何也是其可疑者一也又其頻引陽夏公之言陽夏公者謝希深也景文爲歐公前輩希深歐公之友景文卽引其語何至尊而稱之若此是其可疑者二也三劉漢隸雖發

之自原父直至仲馮始卒業觀劉跂所跋尾則出行於世甚晚景文卒於嘉祐六年於原父亦前輩乃頻引而駁之是其可疑者三也司馬公生前祇封河內郡公身後乃贈溫公今以景文引其語而亦稱曰溫公景文安得至哲宗時其可疑者四也朱子文者陋儒也其論漢書最可惡雖不知其時代然出於南渡以後景文安得引之其可疑者五也景文之學極博倘出於其所校正必有可觀今鹵莽庸劣之甚至不知漸江之爲浙江而疑以爲誤字則是水經注尚未寓目者曾謂景文而有此其他可發笑者蓋更僕數之而未能盡也然則其中

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安知其非信口捏造者乎董
浦方爲疏證故以此書之大略告之

辨南史陸法和傳

陸法和之與王琳皆自梁入齊史臣遂置之同傳非也
法和豈王琳之比蓋一庸人耳其破武陵王紀也由任
約之功其破任約也由胡僧祐之功法和無力焉跡其
好言未來之事不過鹵莽道士伎倆忽自稱司徒元帝
以其素號能前知遂授之已妄矣江陵之陷史稱其自
郢州入漢口將赴難而元帝止之謂此閒自能破賊不
須離郢則尤捏造之言當元帝夜登鳳凰閣見翼軫閒

有客星徙倚太息憂其必敗故徵王僧辨於揚州王琳
於廣州徐世譜於信州以至任約劉藥之兵無不召焉
豈有郢州最近而反遺之之理其詔僧辨曰吾忍死待
公可以至矣豈有以破賊自誇而止郢州援兵之理當
時宇文之兵甚盛以王僧辨之宿將裴回不前奮不顧
身者止王琳耳而以道遠不及彼法和者固未嘗勤王
也胡身之謂法和卽至江陵豈能制魏兵之攻圍者其
徒托爲之言以見其能知來斯真論世之識矣史又言
其反郢也著衰經聖城門坐輦席以爲喪君之禮法和
進不成勤王退不知城守已有敗事二姓之心尚何持

服之有益是時荆楚諸臣俘入關中者十九而法和降於鄴下故得任爲虛誕之言而無人以質之雖然李百藥之徒非良史才不能辨法和之妄固也通鑑又從而紀之不亦惑乎賴有身之之註能正其誤吾故爲之申其說

辨鄴江先生墓誌

鄴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於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蘂泉作鄴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穀周師厚

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郊張祁攷郊祁皆
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
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於紹興十三年
歸自金二十五年卒於廣德而鄞江先生卒於至和二
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
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畱十四年
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
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此蓋王氏後人之
不學者僞爲此文載之家乘而蘧泉修志遂錄入焉或
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